

敦先去，未散久延，亦即起程（枯之勢力可見一斑），先後并至。尊者甚喜，時枯敦問種曰：汝信中何不將我名列入眾數耶？種曰：大善巧清淨，美稱善慧等（是信之頌文）等中已有之。枯曰：我是等字中之人乎！愈為不喜，恨念起於此也。

第五目 拉薩途中

爾時藏人，請發心法，尊者令設供。藏人設花一盤，多購糴粍，自以為供設富盛，尊者觀之曰：供太惡劣，心不能發，全無利益。遂白曰：宜重設。次戒勝譯師另設妙供方傳發心也。

次趣程赴前藏，行至跋摩跋塘時，有格喜阿蘭若者（此是後時之稱）生於康地，諱自在幢（宋真宗十九年歲次丙辰生，神宗十五年壬戌歲圓寂於惹真寺，壽六十有七也。），欲往跋薄朝龐停跋謹，途遇尊者，頂禮供養。請曰：我欲往喇嘛龐停跋謹前，惟願加持，途中無諸留難。尊者曰：災難有之，莫行，我與汝法食可住此。白曰：乃至我此諸受用未盡不敢受食，惟願請法。尊者曰：食我食有法，不食亦無法。遂將資具盡供尊者，任香燈職，不入眾聽法，唯專學修行之教授。次至拉朵絳時，供敦永仲、迦格瓦、賈之格瓦勤薄、迦瓦釋迦自在、枯敦尊主永仲、善慧譯師六人共議五事，請決於尊者。謂方便及慧，隨以一支（或單有

方便，或單有慧）成不成佛？菩薩律儀所依，須不須別解脫戒（謂受菩薩戒須先受別解脫戒否。）？未得金剛阿闍黎之灌頂，可講說密乘經否？未得灌頂，可否行密咒之行？尊者曰：汝等不具心力（無智也）較彼尚多，拉尊跋途已問訖，盡載於《菩提道炬論》中，汝等所問者亦有之。諸人取論觀之，抉擇已訖，辯才遂窮也（途中事記甚繁，今悉從略）。漸至寧錯，三月安居，眾中講《現觀莊嚴論》，別為格喜悅兄弟等講密乘所作部之修法、觀音之修法等。格喜悅法自在（悅是姓，下三字是名，上二字譯善知識）修持六月，十一面觀音現身。

次請觀音忿相修法（馬頭明王等法也）並請甚深守護，尊者傳六字明，請曰尚不足，遂傳不動尊。種仁波卿請易修而有大加持者，尊者傳十一面觀音。戒勝譯師請有勢力者，傳闍曼德迦。又請近成就者傳度母。爾時格喜瑜伽者，生於康地，姓永，名菩提（諱菩提寶，誕於宋真宗十八年，歲次乙卯。神宗十一年戊午圓寂於惹真，壽六十有四也）。後漸長，母告曰：我生汝惟令出家也，今可出家。謹依母教出家近圓，住親教處，諸事繁雜無暇修行。母又教曰：住此無益，可往藏中求學。與諸珍帛，送三日程，臨別時發願曰：「願兒入藏遇善知識，願遇已攝受，願攝受已講諸教授教誡，教已願如理修行教授教誡之法，修時願我亦生汝前，母子同修一切種智之道。」說已而回。次西上，遇尊者，尊者知是法器，見已無間，傳建立三昧耶王，念至一千八百遍現身，自此為尊者近住之弟子也。尊者住後藏一載，利生

不可勝計。

次行至根巴絳塘時，尊者問曰：拉薩山上，樹有旗等之處，有何也？藏人詳述拉薩之事迹，尊者曰：彼處之上，罩三層霞光，眾多天子，供養無間也，我等亦趣彼行（此是天眼）。次行至聞茶那時，尊者以衣覆首而行，問其故？曰：此山純以五寶所成，見生貪心。次至欽如時，有一新婦，見已起信，盡摘首飾供養，回家時，家人起諍，新婦投河而死。尊者行容時，聞知其事，嘆曰：我女可悲也？遂住五夜，為彼女故，建淨惡趣曼陀羅印塔甚多，曰我女心已滿足矣！又在欽如時，有號德勝者，供酥一包，尊者見彼手有輪相，傳大悲念誦法，未久現身。次至朵地，住於北崗，尊者曰：此處出一具希有妙相之菩薩。

次住桑耶寺，爾時眾會圍繞，尊者思盥漱，瑜伽觀其面輪而知，急下馬取水以進，餘人盡笑：菩提康呆子，無餘可供而供水。對曰：菩提似呆實有大慧。尊者甚喜曰：阿梅（是瑜伽者之別號），唯類一印度人也。次至桑耶，住北迦洲（寺之異名）爾時拉尊菩提王為施主，造《次第儀軌》等。次赴迦曲，枯、我二人請講中觀六論，密乘諸不共教授多傳種仁波卿，餘人請法尚眾。爾時有二童年苾芻，至尊者前，一曰：欲看水徧處三摩地否？尊者曰：欲。自眉間化水，漸次全身俱化。一曰：欲看白色徧處三摩地否？尊者曰：欲。亦自眉間現白，漸次徧白，次從定起仍漸收於眉間。尊者讚曰：三摩地善。次往欽樸時，彼二後至，一

曰：欲觀如幻像耶？答曰：欲。見一像上，有三世諸佛現十二相。一曰：欲觀如幻三摩地耶？如前答。見一度母像，顯現如真。時尊者前，唯一求寂。次早僧食時，求寂徧觀眾中未見彼二人，白尊者曰：此二人何往？尊者曰：彼等不入眾食，是地神樹神等供養也。又尊者於上層殿繞行，有一老尼見尊者行於虛空，言於瑜伽者，瑜伽者告善慧譯師，譯師請問尊者，尊者曰：尼目誤也。

又一中夜，尊者及種敦瑜伽者住時，尊者曰：聞否？白言何事？曰：我印度弟子祈禱搖鈴之聲。時種敦用手擎髮聽之，未能聞也。又有多人，聚桑耶北迦洲，請發心法。是晚諸善知識賀曰：今日成多菩薩。尊者曰：若云發心，則一人亦未能發也。請其故，曰：無三寶供故。白云：若爾可不傳也。尊者曰：不傳，藏人當譏議。次藏中諸善知識，欲請講《現觀莊嚴論》與《二萬頌合釋》，時枯敦欲迎尊者赴雅隴（地名）遂稱讚地方功德，利生事大，夏住拉頂（寺名）冬住塘摩伽（平原之住處或寺名）。尊者許諾，枯敦遂於眾中唱云：今請尊者赴雅隴，欲聽《二萬頌》者，可來雅隴也。時種敦知枯敦慢盛，必無上妙承事供養，遂私謂藏地諸善知識曰：汝等可請尊者赴聶塘，今雖去雅隴，然枯敦慢大，未必能好承事供養，爾時我設方便請回桑耶，汝等可以馬上來迎也。藏地知識悉皆允許。

次尊者赴雅隴，住塘摩伽，枯敦供雜金百兩（純金僅數兩），請講《現觀莊嚴》與《二萬

頌合釋》及《辨法法性論》等諸顯教，並請闍曼德迦修行方便等諸密法。次枯敦自住拉頂，果不殷重承事，並嫉恨種敦，毀謗瑜伽者。時瑜伽白尊者曰：今枯敦亦見毀，願不為近住（不當傳者也）。尊者不許。再三辭之，爾時尊者年越六十，其髮皆白，去其帽置首於瑜伽者之臂告曰：我生於印度東方，汝生於康地，是以往生之業而相遇，今我頭亦如是，汝能放置而不顧，近住自可不為也。瑜伽者泣曰：若爾者則願乃至住世而為近住也。尊者謂種曰：鵝陂索迦，能有如是好心之人也！

時枯敦有千人，尊者師徒不滿三百，所有供事悉是微劣。尊者曰枯敦如輪王，我如黎庶，枯敦受用如叨利，我如餓鬼城也。種敦白曰：枯敦有所不喜，我可自回藏耶？尊者曰：近事去我亦去，近事住我亦住。未許種去。種又白曰：枯敦必不放尊者去，須善設方便始可，倘若見放，可往聶塘，山有林木，地有青草，雖至嚴冬，百花開敷，欲請赴彼也。尊者笑曰：我有令枯敦不覺之善巧方便，今可即行。是夜師徒，料理行裝，未曉起程。時尊者遣人曰：汝可往枯敦處，告云阿底峽已赴藏矣。尊者復畫地以定力加持之。其人奉尊者教，往拉頂，上已復墜，未能登山。餘人聞之，欲告枯敦，是日枯敦有事，不欲開門，其人曰：汝今閉戶而住，尊者已被種敦盜去矣。枯敦聞言大驚，急往牽馬。馬名黑烏，先時聞枯之聲即至其前，是日偏不受牽，久之方畢。師徒眾人急往追趕，枯告眾曰：拿住種敦可重打之。

時尊者至聞之渡口，禮應師在前行，今恐枯敦作不利益，種敦遂先去。次尊者亦登舟入河，枯敦一人追至，急呼曰：何故內弟子亦不見告，豈不念我耶？尊者答曰：何不念我耶！枯敦馬勢太猛，一躍入水，枯敦幾死。枯敦又報怨瑜伽者，不預告聞。重請尊者返，尊者曰：大善巧者莫作是語。枯曰：若爾願賜供處。尊者摘帽，遙擲之。枯敦無計，遂請帽供養而返。

是夜種敦住迦曲，尊者住聞地。次赴桑耶，閱梵文經論，尊者曰：印度三遭火滅，印度無者，此多有之。並抄明顯《中觀論》、《華嚴經》等，寄回印度。住桑耶時，有阿喀格喜為施主，講《八千頌》。爾時場喀筆穹遣人來迎種敦，種敦告曰：我今無暇，尊者住世，承事為最要，我須與尊者死別（謂尊者圓寂之後方可他去），是後若無壽難，當受汝供。並寫信三十六頌寄往，又寄與妙吉祥金剛像，防彼不信也。

次有榜敦，以馬二百匹，迎尊者赴拉薩。時尊者牛馬之屬甚多，世人謗為大欲。諸弟子請曰：此等何不賣之？尊者曰：汝等不知，父母豈可賣耶？次行至桑耶之山間住一夜，尊者曰：老馬可悲也！次往觀之，有一老馬前足陷入亂石。次至賈皮（寺名）住半月。次善慧譯師請往拉薩，時大悲尊出迎，化一俗人讚曰：善來大善巧。說已而去。尊者急下馬，彼已遠去。眾人問其故，尊者曰：汝等見彼人耶？答曰：見為誰耶？尊者曰：彼是本尊大悲，欲為

頂禮未及也。次至大招寺，朝釋尊聖像，尊者曰：此是真實化身也。命印度畫師，繪釋尊像，繪已，尊者觀之曰：不同。毀之重繪，重繪七次，尊者曰：今仿矣。遂隨身供養，本意寄回印度未遂，後存聶塘。時尊者任歡喜光耀洲（今室已廢），為四方來會之知識，講顯密無量法教。又善慧譯師為首，請講《中觀心論清辨論師自釋》，譯師錄其教授，為廣略二種，呈視瑜伽者。瑜伽者曰：如私教我者（尊者曾專為瑜伽者一人講），未免太深也。

第六日 卓錫拉薩轉大法輪

尊者住拉薩，見希有相甚多。復朝遇無量瑜伽母，亦見一大阿羅漢，並謂拉薩是一大尸林，特為修密法之殊勝處。時尊者歡喜幻現（大招寺）心無厭足，日月旋繞，住中修行。

時善慧譯師，記前在桑耶虛空旋繞之事，今特留意觀之，實見尊者虛空旋繞，足不至地。白尊者曰：前桑耶老尼，所見清淨，尊者實於空中旋繞。尊者曰：印度亦作是說。時種敦為首，藏地諸善知識，請問繞佛之教授。尊者曰：諸有為善根，更無餘大於旋繞者。並廣說印度有繞大城得成就；繞寺院得成就；繞觀音聖殿得成就等歷史，廣說旋繞之教授。又旋繞時，忽念云：法王菩薩如何建立此寺，何能得一史記耶（殿是藏王松讚崗薄所建）？見一瘋狂貧婦著一破衣，時現大欲無足，時隨他欲而施，謂尊者曰：願至屏處見告。至屏處已謂